



囚徒与白鸽

叶延滨





囚徒与白鸽

叶延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北京

责任编辑：莫文征

囚徒与白鸽
Qintu Yu Baige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99,000 开本 787×940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6 $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8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8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7,060

ISBN 7-02-000644-2/I·645 定价 2.00 元

贵在进取

——序《囚徒与白鸽》

莫文征

延滨同志的诗，我在好几年前就注意了。但人却一直到现在才晤面。他为人诚恳、热情，使我想起了他的诗；后来，每每读到他的诗，则又想起他的人。两年前，他曾要求我为他的诗写序，因为担心写不好，一直没有动笔，心里多少有些歉疚。现在，诗集马上就要付梓，匆忙间才决定为它写一点文字，算不得一篇正里八经的序，只是作为诗集的第一个读者来谈一点感受罢了。

过去，虽也读过他的一些诗，甚至是有影响的诗，但不多。这次有幸全部阅读了他编在这本集子中的诗作，还参照阅读了他已出版的《不悔》、《二重奏》两本诗集。延滨同志的这些诗，风格上远不象有的诗人那么“定型”，而是变化着的，不同年份写的作品，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。我认为这种差异不是坏事，而是作者不断向诗的王国拓进中所留下的轨迹。
~~这些诗作~~都体现着一种进步，是由简单到复杂，由浅近到深刻，~~由低级向高级~~的进步。本文就想从他

诗艺的变化中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。

打开诗集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组《干妈》的六首诗，这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作品。这组诗，用纯朴的笔调，描绘纯朴的生活，表现纯朴的情愫。在这些诗中，自首至尾贯穿着的是热烈的情和爱，正是这些有份量的波弧引起我们心灵深处的共振，在共振中领略到那徐徐升起的诗美和弦。首先感受到的是革命老区人民极其可贵的品德，那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革命战士的爱戴。这种品德，虽历尽沧桑却始终不变，以至今天仍象当年爱护红军、八路军一样来爱护来插队的年轻一代。其次，也看到由于沐浴了这种纯朴的爱，而使得作为革命后代的主人公在思想感情上带来的质的变化。正是这种圣洁的情感，使他能够从“卷进黄土高原的一粒沙”般的孤寂感，而变为“象安泰找到了大地母亲”一样的感受。体验了主人公和人民接触、相处中前后思想的对比，和作者认识上的一个飞跃。正是这个飞跃使作者由一个在那场灾难中失去温暖的畸零人，或一个带着怨愤与叹息的普通知青，一变而为和父辈一样来这革命圣地(延安)重新经受洗礼的革命者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，那些劳动人民所给予自己的爱，才在自己的

心中获得复苏，并在人生的历程上显影出来。这是一个极其可贵的爱的觉悟。这大概就是这组诗和后来的《陕北纪事》组诗及另外一些诗的创作基础。知青下放，这本来是那些年代带有悲剧性的事件，但作者却跳出了个人的怨艾悲欢，对那段生活作了积极的理解，从中开拓出诗美，并把它作为生活的本源继续开拓着。延滨同志所以能够摆脱“个人狭小的悲欢”，完成“找到自己和摆脱自己的觉悟过程”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生活，任何时候都是多面的、纷繁的，能否从中淘洗到美的真金，就看各人的努力。延滨同志所以能创作出这样动人的诗篇，为我们提供一个了解、评价那些年代的窗口，这是他在思想上努力进取的结果。

在艺术上，这些诗虽以情夺人，但表现上作者摒弃了那种空泛的直抒胸臆的旧套路，而是通过一些情感热点的描绘，使用这些热点的本身律动来扣启读者的心扉，激荡起读者的情感波涛；手法上较多应用对比、反衬、渲染等技巧，对于诗情的推动和人物的刻画都起到明显的作用；文字上尽量做到质朴无华，读来亲切、委婉，富于生活感和真实感。等等。与作者以前的作品相比，这是艺术上的明显进步。应该说，从《干妈》这组诗开始，艺术上，延滨同志也开始走上了积极开拓的道路。

无论是诗作，还是人生，只有扎根于生活的本源，才有创造的依傍。也只有深入地开拓，才能踏上灿烂的前程。艺术创作的乐趣和黄金过程，就在于发现自我，开拓自我，而后超越自我。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诗舟启航的动力，展望辽阔的未来。但同样都是开拓，也仍然有不同的深度和层次，在无垠的艺术宇宙里，敢不敢向更深、更高的层次冲刺，也是对一个诗人胆略和气魄的考验。延滨同志的诗舟是前进着的，同样以母爱为题材，在写《干妈》后的两年写成的《母亲的神话》，诗艺又比《干妈》略高一筹。诗的光彩，在于对母亲的赞美，神话中的女娲不过是母亲的化身，母亲虽常常以悲剧结束，但创造一切的是母亲。诗的最后唱道：“给一切以生命的太阳”就是“充满母亲的温存的心”。这里，作者歌赞的不再局限于自己“这一个”的母亲和“干妈”了，这里的母亲是民族的、人类的，内容上比原来所写的母爱要广阔得多。艺术上，如果说《干妈》的情感还比较显露的话，《母亲的神话》则走向含蓄；如果说《干妈》的概括面还比较窄小的话，《母亲的神话》则是已经拓宽；如果说《干妈》中诗意的升华还比较有限的话，《母亲的神话》则高出了许多。此外在语言、意象创造上，后者

也都超过了前者。与这篇几乎同时写作的《父亲的神话》，可以说具有同等审美价值的姊妹篇。虽然，同样都是把神的功绩归之于人，但在韵律上更加昂扬而凝重，包容着阳刚之气。诗中把历史上众多的男神都引为“我在神话中的象征”，而“我是他在现实中的化身”。这两句可以称得上是这首诗的“诗眼”，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诗的主题和诗人的情怀。它所包含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，应该说是当代意识的重要方面。在艺术上和这首具有异曲同工效果的是两年后写的《高原之子》，这首诗规模比较宏大，但又不流于空泛；富于激情，又含而不露；内容比较深刻、宽泛，诗句浓缩而有份量。有着重而浊的音响节奏。作者用比较浓烈的色彩勾勒了一个“高原之子”的形象，诗开头是用第三人称写的，一写到此就跳到了第一人称，读来特别感到亲切。诗中的“我”，不是寻常说的“小我”，而是能用“歌的长鞭”驱赶着“夜的黑羊”和引着“昼的白羊”的、“袖珍高原”的、代表一个新的时代的“大我”。作者用“我古铜色的黄皮肤下/洋溢着东方的神秘”两行，相当形象、巧妙、壮美地描绘了“我”的形象，把今日的高原作拟人化的表现，浓缩了民族、时代的气度。这样，诗意的升华是很高的。

以上三篇作品，可以说明作者所达到的新的艺术高度。在内容上，追求表现一种强烈的时空感；格

调上,追求一种博大、恢宏的气象;意象上,偏重于凝重的效果;诗句上,则力求精短富于张力。诗中多处应用了现代诗中的物我一致、他我一致的转位技法。所有这些,都表现了作者诗艺上的长进。

三

随着页码的翻阅,我们可以看到一批吟咏风物的诗篇,诸如风、雨、彩虹、海滩、浪涛都来到了作者的笔下,这些诗的水平虽然并不整齐,题材有新有旧,但都还有着一定的韵味。《晨海与夜海》中,作者把太阳比作大海的儿子,这当然不算新鲜,但把日出和日落比作“儿子”的出生与逝去,则是诗人的创造。这首从把海作拟人化的描写开始,结尾处则又回到现实,在题材上可以说是作者一大批母爱诗歌的续篇。诗中虽应用一点象征手法,但整首诗仍然是写实的,有着较强的情感色彩。如果说在这首诗中,作者仍然如实写来,朴实自然,基本上没有耍什么花头的话,那么《礁石絮语》中则是另一个模样了。再不是简单的比喻、联想,而是由许多看来各不相干,甚至互相矛盾的意象组合而成,如第一段中“创口流淌着思念”,把思念看成可以流淌的物质,给人的诗感是比较强的;第二节中的“分离又团聚”,第三节中的“自由也是坚贞”,第四节中的“欢乐”与“悲伤”则都

是把相对的意象焊接起来，产生对比又回环往复的韵味，作者不把话说完，说死，给读者以充分“再创作”的余地。整首诗表现的是作者的一种向往和思念的情绪，塑造的是一个孤独地思念亲人的望海者形象，可能得意于“望夫石”之类的传说，但主要表现了作者自己的思绪。可能作者写它时是有具体内容和既定目标的，但诗中并未和盘托出，而是采取引而不发，含而不露的手法，令人回味。你可以欣赏为对爱的憧憬，也可以是对美好事物的渴望，和由这种渴望或憧憬燃起的一颗思念的太阳。它的主题，在于表现“艰危之中对美好事物的如磐信念”（作者语）。它可以是现实中的，也可以是意念里的；它可以是具体的，也可能是虚幻的。诗写得意象纷呈，情绪饱满，韵味盎然，且浓缩、凝炼、有张力。具体寄托是说出还是不说出好，有位法国诗人认为：“说出是破坏，暗示才是创造”。就这首诗来说，我觉得不说出为好，不说出可以任各人作不同的想象，可以扩展欣赏的领域。水至清而无鱼，诗歌中那种一览无余的手法，变一变也未尝不可。这样，更能触动属于欣赏者个人的相类似的思绪，从而引起共鸣。这就是“朦胧诗”的特殊艺术效应。当然，如果朦胧到无章可寻，无迹可求，那样，用清人王国维的话说，就是过于“隔”了。这首诗表现了作者艺术追求道路上的最新高度，虽说诗的思绪略感不够集中，有的意象也还可

浓缩，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诗歌表现手法追求的执着。显然，诗人已经摒弃那种对现实物象的简单模拟，点缀以淡淡诗意的老公式，而是力图把诗的境界升华得高些。在这首诗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意象的创造、组合；节奏的跳跃、跌宕；意绪的丰富、纷呈；主题的朦胧、淡化。可以说诗人从原现实主义的拘泥中开始有所超越了。写礁石的诗不少，有把它写成斗海勇士的，有把它比作受伤的祖国的，也有把它写成不离大地的坚贞战士形象的。延滨同志这首，有他自己的特点，诗中波动的，是他自己的声音，这声音是可以立于这诗的礁群之中的。

四

从上面所谈不同时期的作品看，诗人在诗艺的进取上，可以说是步步高的。当然，并不是说，一定要达到诗艺的高层次才能写出好诗，各种层次都可以写出好诗。但追求更高的诗艺，总比停在一个水平上好，表现手法多一些总比单一的好。今天的读者已不同于五、六十年代了，那种简单罗列客观物象、缺乏浓郁诗意的作品，已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，要是一味抱着旧的表现手法不放，就会有被读者抛弃的危险。延滨同志在汲取新的艺术营养方面是十分努力的，使他不断获得超越自我的能力。有

人说，目前的中国诗坛是四代同堂、五代同堂，我以为这不光是指年龄，也是指诗艺的不同层次而说的。唯其有这几代同堂才有诗歌创作五彩纷呈的局面。延滨同志的诗，不属于原来的现实主义，似乎也还不是所谓的现代派，它应属于两种诗潮的接合部。所谓接合部，并不意味着狭窄短暂，而是一个包容着众多的诗人群和读者群的广阔地带，几年来，他的诗笔就是在这个广阔地带（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同于过去的凄冷和未来的坎坷的较为平旷地带）上驰骋的。这也许是他被选为“我最喜爱的当代中青年诗人”之一，他的作品获得“一九七九——一九八〇年全国中青年优秀诗歌奖”、“北京文学奖”、“延河文学奖”的原因之一吧。当然，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诗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反映了目前活跃在我国各个领域的一代人的意向、情操和襟怀。这一代人的遭际和贡献对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，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，反映他们的生活的诗篇，应该具有无可辩驳的史诗价值。我曾问过延滨同志对诗歌的见解，他说他的主张是“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座标点，在纷繁复杂的感情世界里找到自己与人民的相通点，在渊源流长的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。三点决定一个平面，我的诗就放在这个平面上”。现在看来，他是找到了自己的“座标点”，那就是以一代人的生活作为自己诗歌的富矿；他也

找到了这个“相通点”，那就是属于民族的，土地的，传统的韵律；他也找到了自己的“探索点”，那就是诗艺上向新的领域的不断开拓。这三个点其实就是两个点：即传统和革新。应该说，他是既找到传统，也找到了革新，几年的创作道路说明了，他一直是在这个包括传统也包括革新的“平面上”努力耕耘的。他用诗艺的步伐，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、从旧的审美庭院通向新的诗美境界的道路。

延滨同志不止一次说过，只有在种种的束缚中进行探索才是有价值的人生，他把自己的诗集名定为“囚徒与白鸽”也是取命运与追求之意，这本诗集本身，不就是他这个主张的注释和收获吗。目前的诗坛，说了多年的各种风格流派的自由竞争已成现实，这情势，对于探索者来说，是空前的好。如果还象艾青同志早年就针砭过的那样，以为“只有梳了发髻和缠了脚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”的话，未免有点可悲。这点，愿与延滨同志共勉，也愿与我所熟悉的诗友们共勉。

诗，贵在进取！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

背后的门已经关上（代自序）

背后的门已经关上
时间用秒针飞转的齿轮
扭紧了那道门的插销

门夹痛了你的感情
尽管没有一道爬着壁虎的石墙
感情想向后转
却撞疼了额头

挽留了你的记忆
让它孤独地呆在门的那边
它依着一棵无叶的树
这棵树的名字是过去

你想与不想都不能回去
背后的门已经关上
生活以眩目的灯光照着你
你站在舞台的大幕之前

羞涩与怯懦都无济于事

紧闭着的门缝飘出一句：

让我们告别吧

勇者的目光朝前

背后的门已经关上

儿孙们找到叫做历史的钥匙

才会把那道门打开……

目 次

贵在进取

——序《囚徒与白鸽》.....	莫文征 1
背后的门已经关上 (代自序).....	1

第 一 辑

她没有自己的名字	3
灯, 一颗燃烧的心	5
铁丝上, 搭着两条毛巾	7
夜啊, 静悄悄的夜	9
我怎能吃下这碗饭.....	11
我愧对她头上的白发	13
太阳与大地的儿子.....	15
莫一条牛	18
有一头小灰驴	23
“达尔文”的故事	28

第 二 辑

高原之子	37
------------	----

南方与北方	43
北方	47
黄土谣	55
母亲的土地	63
我的进行曲	68

第 三 辑

母亲的神话	75
父亲的神话	80
我爱生活	84
鱼纹陶盘	87
囚徒与白鸽	91
鸽子	95
创造	96
我歌唱收获	100
牌坊的贞节	105

第 四 辑

失落的星星	113
晨海与夜海	115
听涛	117
早晨的海滩	119
雨吻	120
收集阳光的叶片呵	122